

資產階級不法分子的罪惡行爲

華東人民出版社

資產階級不法分子的罪惡行爲

資產階級不法分子的罪惡行爲

華東人民出版社

書號：滬 624 (17-47)

資產階級不法分子的罪惡行爲

出版者：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滬1)1—10,000 一九五二年四月初版

定價(甲2)人民幣4,200元

前記

三年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完全按照共同綱領所規定的政策去團結他們的。當一九五〇年全國財經狀況表現一度緊縮，全國工商業遇着困難的時候，人民政府實行了加工訂貨、收購成品和銀行貸款、調整稅收等辦法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工人階級也在這時自動地幫助資方克服困難。這樣就使得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奄奄待斃的民族資產階級不但喘過氣來，而且獲得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二十二年期間從未有過的利潤。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但是資產階級中的很多不法分子，他們不但不感激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而竟忘恩負義地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實行猖狂的進攻。他們違背共同綱領，進行了許多公開的和秘密的破壞活動，破壞國家的經濟建設事業，破壞國防建設事業，破壞抗美援朝，破壞人民生產建設與經濟生活。他們有計劃地向共產黨內部、向人民政府內部、向人民解放軍內部，特別是向財政經濟機關內部派遣和安置他們，經濟坐探，如像吸血管一樣插在國家機關的各個部門內，肆無忌憚地進行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種種破壞活動。我們把報上揭露的一些違法資本家的罪行選編成這本書，以幫助讀者認清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的惡劣本質，並認識資產階級進政的危險性與嚴重性。事實已極明顯：只有徹底打垮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才能鞏固工人階級的政

權，才能使我們的國家由新民主主義穩步走向社會主義。

本書編印匆促，未及先行徵求原作者的意見，特此聲明並致歉。

華東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二年四月

目 錄

從消極怠工到猖狂盜竊

徐中尼 (一)

——記上海違法資本家三年來的罪惡行爲

資產階級向國營企業猖狂進攻

(七)

控訴資產階級破壞人民鐵路的罪行

林 岩 (一三)

上海資產階級兩年多來向華東紡織管理局進攻的事實

(一九)

莊子記五金號等組織壟斷集團有計劃地向國營企業進攻

(二五)

奸商潘寶才聯合二十餘家違法廠商有計劃地向國營企業進攻

(三〇)

從『星四聚餐會』的罪惡活動來看資產階級對國家機關有組織有計劃的進攻

林 里 (三三)

利用公私合營盜公肥私

葛思恩 (三六)

——實生橡膠廠原副經理顧方千的罪行

資產階級向華東合作事業的無恥進攻

王如山 (四〇)

資產階級爭奪廣東省江門市領導權的罪行

(四)

福建違法資本家賄賂法院人員篡奪人民政府的司法大權

(四)

上海資產階級偷漏國家稅收極為嚴重

(五)

上海橡膠、鋼精、西藥等業奸商承製軍需物品時盜竊國家資財

于達源
江波 (五)

奸商趙金峯背叛祖國出售軍需品時從中搗鬼

(六)

大明、整業電業行偷工減料破壞防空建設

(六)

奸商王康年盜竊志願軍的購藥巨款

(六)

奸商張新根徐苗新以壞臭肉爲志願軍作罐頭

夏華乙 (七)

漢口奸商李寅廷用爛棉花裝救急包暗害志願軍

李克 (七)

鎮江奸商張樹春偷工減料承修的病房短期倒塌使志願軍七人慘遭死傷

(七)

資產階級向治淮工程猖狂進攻的罪行

劉龍光 (八)

武漢市機器等業奸商偷工減料破壞治淮工程

(八)

上海資產階級製造物價漲風破壞人民生活的安定

(九)

藥業奸商謀財害命的罪行

林洪 (九)

上海工人紛紛控訴資產階級向上海工人進攻的罪行

(一〇六)

各地女工控訴資本家虐待和迫害女工的罪行

(一一三)

資產階級「五毒」爲害華東農民遭嚴重損失

(一二八)

孫建國是怎樣被資產階級「拉過去」的

朱波 (一三六)

奸商許爾良偽裝進步向革命幹部進攻

葛嫻 (一三三)

馮聿彥怎樣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

高鈞 (一三七)

奸商王康年怎樣把幹部「拉過去」

顧小嵐 (一四〇)

對大貪污犯薛崑山的控訴

姚依林 (一四四)

違法商人王敏莊打入國家機關盜竊經濟情報

(一五〇)

從消極怠工到猖狂盜竊

——記上海違法資本家三年來的罪惡行爲

三年前，上海解放前夕，這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大城市的工商業情況，十分慘淡。當時上海私營工廠的平均開工率不足百分之三十。佔全市私營工業總值一半以上的棉紡、織、染及其複製工業，歷來情況比別的行業好些，這時百分之七十以上也已停工。棉紡業除欠交的紗布外，負債達六百多億元。商業也十分蕭條，老闆們只能叫職工去馬路上擺攤叫賣，幾家大百貨公司每天的營業收入只夠買小菜等日常開支。這是他們長期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壟斷壓榨的結果。在蔣匪幫潰退時，他們又曾遭受一次劫掠。

上海和全國大陸的解放，不但從此消滅了美蔣匪幫的罪惡統治，同時也使上海資產階級取得了歷史上的從未有過的全國性市場。解放了的新中國，對他們提供了真正能發揮潛力、爲祖國服務的光輝前途。

但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資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曾被美蔣匪幫的封鎖轟炸所嚇倒，有一部分人反對全國實行財經統一的巨大改革，或者經不起這種改革的考驗，對前途缺少信心。他們中許多人在解放前後向國外逃避巨額資金，對恢復生產抱消極態度。從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〇年五月，據不完全的統計，上海逃跑的資本家約有二百四十多人，向工商局申請停工歇業的案件，工業有一千八百多件，商業有七千一百多件。上海失業工人會因此突增至十九萬多人。

就在上海資產階級對恢復生產抱消極態度、實行怠工的這段時期，人民政府和工人階級盡了最大的努力鼓勵和支持他們恢復生產。國營貿易部門在解放後到一九五〇年四月底的十一個月中，勻出了足夠維持一百萬紗錠兩個月生產的棉花來委託私營棉紡工業加工，供給橡膠業百分之九十的原料，在舊曆年節前後又收購了六千多億元的各業滯銷貨物。國營五金機器工廠讓出了自己承受的定貨總額三分之一給私營工廠承製。國家銀行對私營工商業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底的貸款餘額即達二千六百多億元。絕大部分私營企業工人自願減低工資，甚至拿出積蓄或應領的工資來替資方墊款，其中許多工人並自願地遣散回鄉。

一九五〇年五月開始，全國實行調整公私關係和工商業，上海工商業從維持到好轉。這一年八個月中，全國國防建設、經濟建設投資的主要部分，都是委託上海私營工商業加工或向他們定貨收購的。土地改革後的農村購買力大大提高，城鄉交流擴展了，加上抗美援朝支援前綫物資的加工、定貨、收購，上海資產階級都首先受惠而且受惠最多。他們獲得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二十二年期間從未有過的利潤。

這裏就是他們獲得空前利潤的紀錄：在下半年才逐步好轉的一九五〇年一年內，根據偷漏十分嚴重的稅收紀錄來看，他們的賬面純益就在三萬億元以上。一九五一年，同樣是記載極不老實的賬面純益，初步估計至少在六萬億元以上。兩年合計淨賺九萬億元以上。這不是上海資產階級兩年來實際利潤的全部。根據全國各地『三反』『五反』鬥爭中發現的稅收被偷漏、國家資財被盜竊以及他們偷工減料的一般比例作最保守的估計，他們兩年來營業所得利潤加盜公肥私的違法利潤，至少達十五萬億元。

十五萬億元，可以買九千九百架戰鬥機（他們在抗美援朝捐獻中只捐了三百多架），可以辦三十個像上海申新第九廠那樣全國最大的紗廠，等於一百五十億斤糧食（以最近受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獎勵的蘇南水稻豐產模範陳永康那樣的耕作水平，要種一千零五十萬畝田才生產出這樣多）。

上海資產階級在解放後起死回生了，壯大了。但他們當中的違法分子不但不感激救命的恩人——共產黨、工人階級、人民政府，而竟忘恩負義地實行猖狂的進攻。這十五萬億元，大部分是恩將仇報的不義之財。他們進攻之猖狂，對國家國防建設、經濟建設破壞之嚴重，對人民生活爲害之烈，都是全國違法資產階級的魁首。

這裏隨便舉出幾家廠商的五毒例子和別的城市比一比。老開區一個有兩家鐵廠的老閩，對十多個稅務人員行賄金額達四十五億七千多萬元。上海一個資本家的行賄數字就達重慶市違法資產階級兩年來行賄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家規模中等的寶成藥房，偷漏稅款達一百億元，民豐、華豐造紙廠僅一九五〇年一年所得稅一項的偷漏就有一百十八億元。這兩家的偷漏都抵上內地幾個城市應收的全部稅額。正泰、大中華橡膠廠兩年來用虛報輪胎成本的辦法，盜竊國家資財達五百二十三億元以上。新藝營造公司僅僅在營造石家莊某國營工廠、承修一處國防工程、承修上海浦東海塘三項工程中的偷工減料，就使國家損失達九十四億八千多萬元。盜竊經濟情報的範圍更是全國莫及。上海某機器廠老閩以十億元的「酬勞」，去遼遠的東北撫順礦務局機器廠盜得某種刨床的圖樣。另一造紙機製造廠的老閩，趁在廣州國營某廠裝配機器的機會，把許多機器圖樣抄來了。人人企業公司副經理陶穎中混入國營進出口公司後，專門盜竊經濟情報，欺詐進出口公司一萬二千多英鎊、十四萬元美金、一萬三千多

元港幣。上海市一級九個國營公司的重要營業部門，多數被違法資本家的「坐探」所壟奪。以上這些不過是從初步的檢舉和坦白材料中隨便舉出的事例。全國從中央到各地機關企業部門「三反」中擒獲的大貪污犯、破獲的大盜竊案，大都和上海違法資產階級有關。

必須說明，解放以來，上海資產階級會普遍受到人民政府和工人階級起死回生的救助，但是上述十五萬億元的巨額利潤，並不是所有資本家平均地沾得的；獲利最大、盜竊最多的是其中少數的一部分人。上海資產階級違法行為也是普遍的，但是嚴重違法、爲害最烈的也是其中最少數的一部分人。這一批盜竊最多、爲害最烈的違法資本家，有這樣幾種類型：

一種是盜竊起家的流氓資本家，他們是過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所培養的上海的「特產」，他們提倡「白手成家」，不務正當經營，而全部依靠攔騙和盜竊。奸商李樂平請別人代製一批筆尖，買通國營百貨公司的貪污分子爲他高價推銷，騙取非法利潤後辦起一家「文華筆廠」，現在已經有二十億元資金。解放時只有五六個工人、一千五百萬元資金的華興農具五金機器廠老闆孫達凱，用賄賂幹部、佔用國營工廠工具和廠房、在別家工廠門口掛上自己招牌等辦法騙到兩批超過他資產好幾百倍的定貨，從中大肆盜竊，不到兩年發展成有一個總廠兩個分廠的「大老闆」，他並公然對廠中職工說：「三年之內打垮華東農林部的病蟲藥械廠。」他們中最有勢力的分子，就是封建幫會中的惡霸，拜師父，收徒弟，控制同業，無惡不作。

一種是在國計民生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國營經濟比重較小的行業，特別是這些行業中的大戶。他們強烈地追求壟斷，妄圖獨佔市場。解放初期，米商業中的大戶就叫囂過「沒有我們，上海米市場就沒

有辦法」。他們會狠心地吞下國營糧食公司拋售的大米，以掀起食米漲風。造紙工業要求政府迅速頒令禁止洋紙進口，政府實行後，他們就拒絕政府委託加工文化用紙。在全國捲煙紙生產中有獨佔地位的民豐、華豐造紙廠，更抗拒政府委託加工，漫天討價，最近已初步承認過去的整紙利潤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鋼料冶製工業和其他幾種國營經濟比重較小的行業中，都會有抗拒政府委託加工，或以高價相要挾，極力爭取「自由市場」，恣意破壞合同、偷工減料、以次貨抵充好貨等行為。在上海，這已經是一種明顯的、危險的趨勢了。這一類型的違法資本家，對全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已發生嚴重阻力。

還有一種是掌握游資的投機家，他們獨資或合夥開一家資金不大的字號，但是狡兇數倍，賬外資產很多，有的就完全沒有什麼企業。他們只要一有空隙，就大肆投機。三年來他們曾掀起過米、紗、煤、糖、鹽、五金、西藥等漲風，波及全國。舉幾個很小的例子，已足以說明上海奸商是如何慣於投機了。一九五〇年江西某機關一個採購員到上海買四架收音機，因為多跑幾家探詢價格，該業就轟傳「大批交易來到」，結果幾天內收音機從每架三百萬元陡漲到四百六十萬元以上。玻璃業奸商盧耿臣聽到公營耀華玻璃公司暫停開售玻璃的消息，立即勾結一批人去外埠搶購，同時在同業中互相哄抬門市售價，一天把售價變更七次。會掀起過三次五金漲風的五金商業中幾家大戶，對供過於求的貨物也能掀起漲風。他們派出一批「採購員」四出「詢價」，造成市上「買氣很濃」，煽動同業競相抬價，他們就乘高價拋售，大賺一筆。這一類投機家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這三種違法資本家，「有的都一身兼備三種性格」。他們爲了攫取非法利潤，就無所不用其極，任何傷風敗俗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有的已十足成爲祖國的叛徒。危害志願軍的有西藥商王康年和牛肉

商張新根、徐苗新以及其他幾個承襲志願軍供應物資的好商。暗害解放戰爭的有五金商趙金峯、新華電機廠老闆顧本善等，他們用劣質的繩索、廢料做的輪船推進器，使解放舟山的部隊受到不應有的損失。承製解放舟山部隊所需蓄電池的王仲記蓄電池廠老闆對職工說：「橫豎要沉到海底裏，拆爛污不要緊。」

上海違法資本家中具有強烈的壟斷慾望的一批人，不但在經濟上破壞國計民生，而且在政治上逐漸形成一股狂妄破壞共同綱領、對抗工人階級領導、抗拒國營經濟領導的力量。上海市工商界某些代表人物在上海市二屆三次人民代表會議上會要求修改陳毅市長開幕詞中關於確立無產階級的思想為唯一的領導力量的詞句。在「三反」運動開始以後，有一個在造紙機工業中具有地位的違法資本家，在蓬萊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主席團會議上討論決議案時，還堅決要把決議案中關於「少數政府人員受剝削階級思想……腐蝕」一句中的「剝削階級」四字刪去。違法資本家並在同業公會之外朋黨結社，操縱同業，圈定代表，策劃對抗工人、對抗國營經濟的辦法。他們在各種會議上，從共同綱領中斷章取義地要求「自由市場」，要求國家改變性質，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上海的經濟地位和上海資產階級三年來從消極怠工到猖狂進攻的罪惡事實，說明了上海展開「五反」鬥爭，對全國經濟建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如果再讓他們的進攻自由氾濫下去，中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就不可能建設成功，人民的生活就不可能改善，社會主義前途就不可能實現。上海私營工商業必須去毒五毒，實行改造。現在，為實現這個改造的「五反」運動，已經雷厲風行地展開了。

（新華社上海三月三十一日電）

資產階級向國營企業猖狂進攻

由於資產階級「五毒」爲害，嚴重危害了華東與上海國營工廠的生產與基本建設，致我們在恢復與發展生產上增加了困難；有的工廠甚至被襲擊得千瘡百孔，生產停頓。對於這些罪行，各地工人在反貪污、反盜竊鬥爭中紛紛提出了控訴和檢舉，決心打退資產階級這一猖狂的進攻。

以金錢婦女來腐蝕企業幹部 盜竊技術機密壟斷物料市場

資產階級向國營工廠進攻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卑鄙無恥的拉幹部下水，以便進攻國營經濟力量。上海久大棧管廠經理李雪才和鼎固棧管廠經理汪理羣，曾從上海趕往青島建立「根據地」——「正元公司」，向青島紡管分局及其所屬各廠進攻。他們連續以拜訪、請客、跳舞、招待等方法，拉攏「感情」，並分別以衣料、手錶、鋼筆、「女朋友」等武器，來勾引幹部。其中最毒辣的是利用「女朋友」。李雪才把他的兩個姘婦和一批舞女、暗娼、歌女組織起來，租了一幢樓房，作爲腐蝕幹部的場所。利用這種關係，李雪才獲得了許多國家經濟情報，兜攬了許多「好買賣」。李雪才於得到好處後，竟命其姘婦假扮女學生，上青年會讀書，乘機勾引政治上落後、生活上浮華的女學生，先後受其誘騙的女學生有劉某等七人。李向她們灌輸腐蝕幹部的「交際」教育，利用她們向幹部進攻。在這一

連串「糖衣砲彈」的襲擊下，青島紡管分局自廠長、處長到一般幹部有四十餘人落入他們的圈套。其中僅該局審核股長劉作民就供給他們六次重要經濟情報，機械廠廠長何增祺每逢有大買賣都事先告訴他們。因此，青島紡管分局各廠需用的梭管和五金器材等，全被李、汪兩人所壟斷，一任他們偷工減料，破壞生產。如送給青島國棉八廠的一千羅木管，根本不能用，造成國家三億餘元的損失。有一次，國棉一廠「需用」四千套錠子，已被拉過去的倉儲科副科長管士衡，便事先告訴他們；分局領導上沒有批示下來，廠長竟一再爲他們催促，分局的採購股長程學鵬也代他們在旁喝彩，結果成交了，但僅在所裝的二千套中，就有四百多套是「搖頭」的，不能用。兩年多來，僅據賬面統計，李、汪兩人盜竊的國家資財就在十億元以上。

資產階級的另一種進攻方式是親自鑽進國營企業，利用職權，「以公養私」。如呢絨商人張耀宗，他親自潛入華東紡管局，在竊得業務處第二營業所副主任的職位後，除了勾結奸商、洩漏機密外，並在每次呢絨漲價前夕，通知奸商來搶購；或者把國家的呢絨價格壓得比市價低百分之二十到五十，賣給奸商，合夥投機倒把。混進國營上海絹紡廠當副廠長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陶一鳴，曾偷竊了該廠的練藏祕密及原料脫膠方法，並有意識的使本廠出產的絹絲品質降低，讓私商多賺錢；在「細藏絲」銷路好的時候，陶却堅持要紡「粗藏絲」，使私營絹絲廠獨佔了「細藏絲」的市場。

在機物料上偷工減料 妨害了先進工作法的推廣

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除了抬高原物料價格、壓低產品市價外，還要在原料和機物料上偷工減

料，以填充好。根據各廠工人在反貪污鬥爭中提出的控訴，這種機物料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如各廠工人都再學習郝建秀工作法，減少皮軋花，而奸商却在百般搗鬼。國棉二廠有一次收進一百擔『德字棉』，奸商就在裏面混進二十擔『啓東細絨』，使各個生產過程中的皮軋花大增，斷頭率提高。正大、勤豐等筒管廠送給國棉十七廠的筒管，一插到錠子上，不是『搖頭』就是『跳個不停』，使斷頭和回絲增多，產量減少，並且紡出了很多毛頭毛腳紗，都織成了次布。一些皮帶奸商則以壞皮帶賣給國棉十廠，剛裝上織布機時，每分鐘還有一八〇轉，過了一天却祇剩了一五〇轉了，爲了加強牽引力，許多車子上就不得不再增加馬達；這種皮帶而且容易折斷，該廠鋼絲車大馬達上的皮帶，有一次就突然斷脫，使生產停頓了四小時。專門販賣牛油的好商，在牛油中摻了大量雜質，不僅使棉紗發毛、織布時增加斷頭，而且會造成棉布霉爛。國棉十廠倉庫裏的大量布疋，就會因牛油變質而發熱至華氏八十四度。奸商們連做一根布機上的『打梭棒』也要偷工減料，他們用些爛木頭，做得又歪斜不平，裝上機器後，不是打斷紗頭，就是『軋梭』，造成油布；有時甚至把梭子打得飛了出來，造成飛梭傷人事故，國棉九廠就曾發生過飛梭擊傷女工頸項的事件，國棉十一廠飛梭打在女工楊性珍的眼睛旁邊，血流如注，差一點把眼睛打磨。由於奸商的偷工減料，致使許多機物料不能使用，大量資金被積壓下來，如國棉十二廠倉庫中的布機零件，即有半數以上不能用；有時修理工人寧可把舊料整修後再用，不願上倉庫裏去領新料。打入國棉十一廠的五金商人陳先珍（供應科長），竟假造了訂購機物料計劃，從中偷工減料，使資金積壓了三十億元之多；有一次由他去修二千隻細紗錠子，結果他在『大自鳴鐘』兜了一個圈子，原封未動將壞錠子送進工場，細紗間的斷頭率隨即大增，弄得女工來不及接